



交互主观性视域下刻意性隐喻的认知语用机制新解

范振强, 马瑞洁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隐喻的刻意性正日益成为隐喻界的争鸣焦点。概念隐喻理论(CMT)认为对刻意性隐喻的理解离不开规约化概念隐喻系统的激活, 刻意性隐喻理论(DMT)则认为它是一种临时相似点的构建过程。通过引入交互主观性理析, 对典型的刻意性隐喻(即新奇隐喻)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 第一, CMT 和 DMT 以交互主观性为统一框架可以更全面解释隐喻的全貌; 有些刻意性隐喻直接激活 CMT 的概念隐喻表征系统即可理解; 而另外一部分则依靠图式知识的转喻式激活和临时隐喻构建; 第二, 基于 CMT 隐喻系统激活的隐喻传递的是显义; 基于转喻式临时构建的隐喻(DMT)传递隐义; 第三, 无论是显义和隐义, 刻意性隐喻都呈现“言不尽意”的认知效果, 为特定的交际目的服务。

关键词: 隐喻刻意性; 概念隐喻理论; 刻意性隐喻理论; 显义; 隐义; 言不尽意

中图分类号: H19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10-0475-08

An intersubjectivity-bas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plicatures and implicatures of deliberate metaphor

FAN Zhenqiang, MA Rui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deliberateness of metaphor is becoming the contending focus of metaphor research.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 hold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DM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activation of conventional conceptual metaphor system.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DMT) considers it as a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emporary resemblances. Intersubjectivity was introduced to analyze typical deliberate metaphor, i.e. novel metaphor. It was found that, firstly, CMT and DMT can give a more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metaphor based on the uniform framework of intersubjectivity: some deliberate metaphors can be understood by directly activating conceptual metaphor representation system of CMT, while others are constructed by metonymic activation of schema knowled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orary metaphor. Secondly, the metaphor activated by CMT metaphor system conveys explicature; the metaphor constructed temporally on the basis of metonymy conveys implicature. Thirdly, regardless of explicature and implicature, deliberate metaphors convey the cognitive effect of “meaning beyond words” and serve for specific communication goal.

Key words: deliberate metaphor;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explicature; implicature; meaning beyond words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隐喻一直被视为语言层面的一种装饰品。《隐喻与思维》^[1] 一书的出版标志

着学界对隐喻的认识从语言层面提升到思维层面, 开启了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

收稿日期: 2019-03-07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5-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6YJC740015)

作者简介: 范振强(1980—), 男, 山东青岛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方面的研究。

喻》(1980)一书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掀起一股“隐喻狂热”,触发了一场隐喻革命。随着隐喻研究的深入,隐喻被再次提升到了交际层面,有学者提出了“刻意性隐喻理论”(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DMT)^[2-7],被称为“新当代隐喻理论”^[5-7],并且在国际隐喻学界掀起了隐喻刻意性的大论辩^[8-12]。“DMT被认为是当前有关隐喻在线激活机制大论辩中最具有挑战性的理论。”^[13]¹⁹该理论是隐喻学的前沿理论,国内近年来也开始有介绍性的文章出现^[14-15],但参与论辩的专门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

一、CMT 和 DMT 的隐喻认知和语用机制之争

CMT 和 DMT 的焦点分歧是:语言中隐喻的理解到底是依靠已有概念系统知识直接激活,还是需要两个事物之间临时构建相似性。

CMT 的哲学基础是具身认知^[16],认为两个事物在人们身体经验中的共现(如 MORE IS UP),使得人们在集体认知表征中形成了大量现成的概念隐喻系统,这些概念系统也是新奇隐喻生成的基础^[17-18]。“它们的喻体是人们共通的基本经验,关涉物品、空间、活动、方位等,它们不可能消失。”^[19]“基于共现的认知隐喻和基于相似性的复杂隐喻不同,它们永远处于‘活跃’状态。”^[13]¹⁰

DMT 则认为隐喻的理解取决于临场在线构建两种事物的相似性。它认为 CMT 存在“隐喻悖论”:很多隐喻不需要启用隐喻思维也能理解,即 CMT 所讨论的很多隐喻并不是真正的隐喻,在理解时,只需在词汇层面上进行解歧即可。例如理解“I see what you mean”时,无需刻意激活 SEEING IS UNDERSTANDING。

所谓刻意性隐喻,指的是“当使用隐喻的目的是让受话者以全新的视角,即从其它概念域或概念空间(源域)来审视某物或某话题(靶域)时,这就是隐喻的刻意性用法”^[4]²²²。例如“Juliet is the sun”的字面义是虚假命题,发话者刻意向受话者发出邀请,让受话者从“太阳”的异域视角感受“朱丽叶”的魅力,受话者通过运用类比思维加以理解。因此,发话者有意让受话者换个视角(源域视角)看问题(靶域)就构成了隐喻刻意性用法的关键^[20]。

但实际上,一方面,CMT 的结论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11],而且概念隐喻也可以传递刻意性,比如,人们完全可以刻意地让常规隐喻或死隐喻复活,并再现其隐喻性。如“请你不要火上浇油,要

火上浇水”中,发话者使用该话语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突显死隐喻内部张力的方法让其复活^[21]。另一方面,即便刻意性隐喻是基于相似性,根据隐喻创造相似性的观点,可以认为,至少部分刻意性隐喻是依靠事物在人们的经验中共现所沉淀的具身概念隐喻系统(Embodied conceptual metaphr)。

针对 CMT 和 DMT 的争论焦点,本文选取典型的刻意性隐喻为语例,以交互主观性理论为平台,尝试消解二者的分歧,探讨它们之间的优势互补关系。鉴于隐喻研究“重认知轻交际”的不足,本文着重分析隐喻的交际目的和认知效果。

二、交际的交互主观性

(一)交互主观性的定义

根据交互主观性理论^[22-23],成功的交际不仅仅是交际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指称关系,而是取决于“人类相互之间进行深度认知协调的能力”^[22]⁴,为了交际能够成功,发话者会在不同的认知内容之间进行区分、权衡和取舍,为受话者量身定做交际话语。“话语交际的真谛在于,第一个认知主体邀请第二个认知主体共同以某种方式认知客观事物,并且在此基础上更新共同知识。”^[22]⁷也就是说,发话者不会讲受话者完全听不懂的新奇话语,她总是会依据交际双方的共享知识,在新、旧知识之间做出合理平衡,并且在共享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新知识,更新旧知识,此过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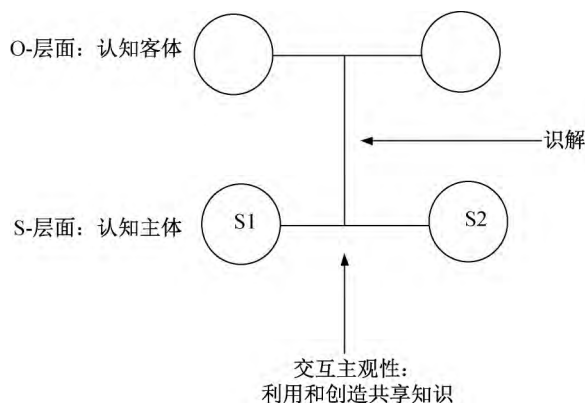


图 1 认知主体的交互主观性^[23]⁷⁴

(二)主观交互的基础

交际主体的主观交互依靠的基础是共享知识。共享知识有三种来源:首先,交际双方共处同一现场物理语境,且具有相类似的感知认知能力;其次,由于交际双方是同一语言社区成员,后天习得的百科知识也趋同;最后,处于同一语言社区的成员具备基本的从词汇到语篇结构的语言知识,构成言语理解

的上下文语境。这些共享知识的激活机制有两种：隐喻认知机制和转喻认知机制。

首先,共享知识包括人们集体共享的概念隐喻系统。根据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由于人们拥有相似的感知运动系统和大致相同的外部经验,因此人类的概念隐喻系统具有主体间的相通性。人们的大部分知识是以隐喻的方式表征的,也就是说,抽象事物通常以人们更易理解的、具体的和可感知事物的知识加以表征。Lakoff 带领的研究团队已经总结出了几百个概念隐喻系统^①。概念隐喻系统表征如图2所示,图中黑粗线表示这些知识已经常规化和自动化,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思维,在理解隐喻话语时可以直接激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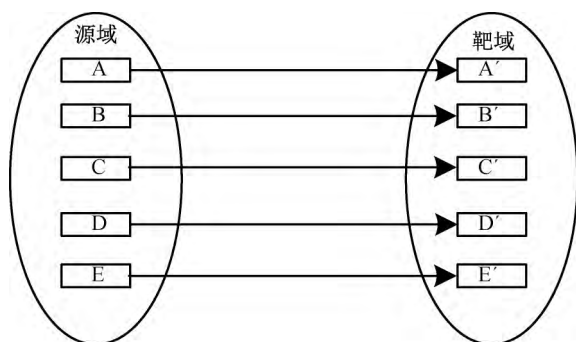


图2 概念隐喻系统表征示意图

其次,单一领域固化知识的激活依靠的是转喻机制^[24]。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等都非常重视百科知识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用图式、脚本、框架、认知模型、理想化认知模型、认知语境等理论术语对人们常规化的知识进行了解释。这些知识可以由语篇中的某个提示词或短语等得以激活,激活后的知识与话语信息结合产生隐义(implicature),这是一种部分激活整体的转喻认知机制。此过程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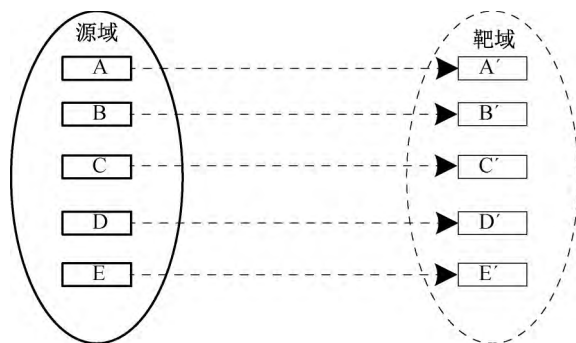


图3 图式知识激活的转喻表征

图3呈现了图式化的知识组块,长方形和椭圆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转喻关系。这种激活的知识可以临时映射到其他认知域,临时搭建新奇隐喻,虚线表示一种潜势。

(三)基于交互主观性的交际目标:言不尽意

交互主观性理论对交际的目标未能给出详细的解释框架,这可以从关联理论中得到弥补。交互主观性理论和关联理论侧重点虽然略有不同,但两者都关注个体在具体语境下交际的认知语用机制,这构成了两种理论有机结合的契合点。

根据关联理论,人们在实际交际中传递的意义呈现一个连续统:一端是清晰具体的单命题交际义;另一端是相对模糊的多命题交际义^{[25]54-60}。例如,

例1 Passenger: When does the train arrive at Oxford?

Ticket-collector: At 5:25.^{[25]58}

例1是一个清晰交际的例子,售票员话语传递的主要信息就是列车在5:25分到达牛津这个单一命题。

Sperber等^{[25]55}列举了一个模糊交际的例子:Mary和Peter来到曾经呆过的海景酒店,一进门,Mary推开窗户,故作享受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该动作是有意让丈夫看到,从而传递交际意义)。此时Mary传递的信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她传递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命题信息,而是意欲与丈夫分享某种印象^{[25]59},包括清新的空气、舒适的阳光、美丽的海浪、曾经的回忆等等。所谓印象,指的是“个体认知环境的显著改变,这种改变源自多个或强或弱的表征信息显现出来,而不是源自一条信息突然间变得高度显现”,“印象可以通过交际加以传递,其模糊性也可以被描述出来”^{[25]59}。可见,交际信息有时候具有模糊性,而模糊性具体体现在话语传递多条强弱不等的命题信息。

单一命题和多命题是交际意义的两个极端,即说,交际的模糊性是一个连续统,例如在应答是非疑问句时用一个干脆的“Yes!”或“No!”,就是精确交际;而非言语交际是一种相对模糊的交际。“在人类交际中,模糊交际本身就是成功的交际,有时候甚至比精确交际更符合交际需要。”^{[25]60}但“在很多或者大多数的人类交际中,交际者意欲传递的信息部分是清晰的,部分是模糊的”^{[25]59}。

下文将论证:刻意性隐喻之所以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认知方式”^{[17]1},就是因为它们传递了一系列强弱不等的交际意义。传统修辞学认为隐喻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品,隐喻只不过把字面义用华丽的辞

① 详见 <http://araw.mede.uic.edu/~alansz/metaphor/METAPHORLIST.pdf>

藻表达出来而已。然而,如以下例子所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例2 a. My neighbour is a dragon.

b. My neighbour is very fierce. [26]

在例2中,a显然比b更生动,承载着更多的意义和意象,两者不可以等量互换。因为a传递的是一系列含义,具有“言不尽意”的语用效果,而b只是系列含义中的一种;如果将a换为b,那么a表达的言不尽意的效果就丧失殆尽了。

三、刻意性隐喻的交互主观性

根据不同的共享知识的表征和激活方式,刻意性隐喻的言不尽意在显义和隐义层面都有体现:直接激活概念隐喻系统的隐喻性话语在显义层面表现出言不尽意;基于转喻临时构建的隐喻性话语在隐义上呈现言不尽意。

(一)刻意性隐喻在显义层面的言不尽意

1. 显义层面交互主观的基础:概念隐喻系统

根据在概念层面的映射数目,隐喻可以分为单次映射和多重映射两类[27]。如,

例3 John is a lion.

例4 You're going nowhere that way.

例3是一个单次映射隐喻,其理解需要激活概念隐喻 PEOPLE ARE ANIMALS 中动物的行为特征和人的举止特征之间的映射,即:John和狮子一样的“勇猛”。假设例4是一个生气的父亲对淘气的儿子说的,就有如下强弱不等的显义:

a. The addressee is not going to achieve his expected goals (if he persists in his behavior).

b. The addressee is not making any progress in life.

c. The addressee may make progress if he changes his way of doing things.

d. The addressee is acting in an erroneous way.

e. The addressee may not have clear goals.

f. The addressee has erroneous goals.

a—f都属于隐喻显义。Lakoff等[28]认为,LIFE IS A JOURNEY 隐喻有多重映射(见图4),但核心映射是 GOALS ARE DESTINATIONS,所以,a是强显义,其它显义是根据非核心映射衍生出来的弱隐义;b凸显的是“进度”;c和d凸显“前进中的动作”;e和f强调“目标的具体性质”。可见,发话人“一石激起千层浪”,用一条话语同时传递了一系列意义,体现了隐喻在显义层面的“言不尽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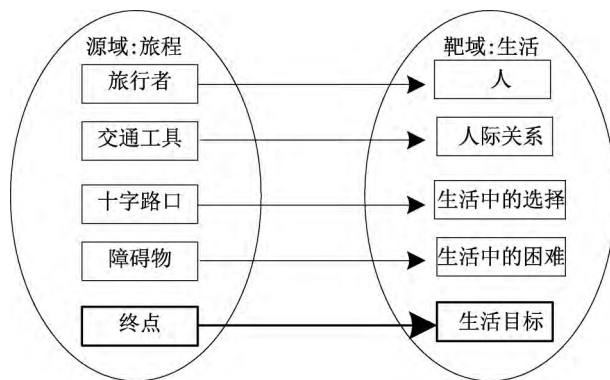


图4 概念隐喻系统

这种解释思路与关联理论不同。关联理论认为例4中的c—f是隐义[27]33。将这些意义归于显义的缘由有二:首先,它们以话语所言(What is said)为依托;其次,它们的推理完全在规约化的概念隐喻系统内发生,不需要额外的语境信息。为了和隐义区别开来,可作如下具有隐义的假设语境。假如,话语的语境是父亲因为儿子在生活中的碌碌无为、一无是处而生气,那么基于该语境和a,受话人推知话语的隐义是“父亲希望自己改变当前行为,奋发图强”,故而是一种警告。再比如,父亲并不关心儿子状况,而是特别在乎母亲的情绪,那么基于该语境以及c和d,推知隐喻的隐义可能是“再如此下去母亲会更加失望”。

关联理论认为显义是解码和推理的结合,忽略了概念隐喻系统对隐喻话语推理的重要作用,“隐喻隐射的性质和认知域的类型会限制显义的数目多少”,“显而易见,概念隐喻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语用推理的自然通道,语言表达式的作用是提示激活相关现成的映射”[27]32-33。

2. 显义层面交互主观的目标:以理服人

在使用刻意性隐喻表达显义时,施喻者会激活和运用约定俗成的概念隐喻系统。“概念隐喻存在于超个体层面”[29],属于集体层面的常规概念表征。它存在于特定文化社团所有成员的长时记忆中,为全体成员所共有。CMT关注的隐喻基本都属于超个体层面的概念隐喻。根据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体验哲学,位于集体层面的隐喻具有深刻的体验哲学基础,是两种事物(即隐喻的源域和靶域)在人们的身体经验中反复共现所形成的定势思维。在神经层面上,当人们理解隐喻时,大脑中表征源域和靶域的神经簇会同时激活,以实现隐喻理解。“人们在很多场合下能自动和无意识地获得这些思维隐喻模式,而且一定要利用隐喻进行思维,它是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最有用的认知方式之一,通过隐喻理解经验是

人类想象力的伟大胜利。”^{[16]61} 概念隐喻的激活是无意识的认知方式,容易被当成共同接受的普遍共识,因此基于概念隐喻系统的隐喻,其显义具有较高的说服力,更容易被接受。

以英国诗人吉普林著名的作品《如果》为例,它基于概念隐喻 LIFE IS A JOURNEY,诗中使用的13个if平行结构让读者直接激活源域(人、生活困难和人生目标)和靶域(旅行者、旅程艰辛和目的地)之间的现成映射。例如该诗的第三节:

例5 If you can make one heap of all your winnings

And risk it on one turn of pitch-and-lose,
And lose, and start again at your beginnings
And never breathe a word about your loss;
If you can force your heart and nerve and sinew
To serve your turn long after they are gone,
And so hold on when there is nothing in you
Except the Will which says to them:

“Hold on!”^[30];

在这里,由于 LIFE 和 JOURNEY 之间存在多条现成的、常规的概念映射,读者可以直接激活并理解隐喻的多条显义,如“a)人生目标是旅程的终点;b)人生的困难是路障;c)人的一生包含‘得’(winnings)、“失”(loss),甚至‘一无所获’(nothing);d)生活中的再次努力就是重新回到起点(start again at your beginnings);e)生活中不因得失而怨天尤人;f)要坚持住(hold on);g).……”等等^[30],体现出言不尽意。运用人们熟知的概念隐喻系统,更容易产生共鸣和潜移默化的说服力。

(二)刻意性隐喻在隐义层面的言不尽意

1. 隐义层面交互主观的基础:图式的转喻式激活和隐喻的临时搭建

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隐喻系统是两个不同认知域之间的常规映射,转喻是同一个认知域内部的部分和整体之间的激活关系,并且转喻激活的成分也可以临时投射到新的靶域,临时搭建新奇隐喻。

转喻是在图式中发生的。图式指的是人们的常规知识结构,比如“餐馆”图式包括的常规知识有餐桌、服务生、菜谱等事物,也包括就坐、点餐、用餐、结账等动态知识。根据认知的经济性原则,发话者在交际过程中,不会将所有知识都同时激活,而只需用话语“以点及面”、蜻蜓点水似的提及一部分知识,受话者可以依据部分知识迅速激活整体图式,迅速实现话语的理解,这种“部分代整体”的认知方式就是

转喻认知。“语词所在情景中所突显的图式和知识是部分的,对于同一概念领域的其他图式和知识来说是一种邻近的关系,因而是一种转喻式的思维模式。”^[31]

转喻是隐喻的基础。某个话语从整体而言是隐喻,但其源域和靶域之间的投射不是在概念隐喻系统内的直接激活,而是转喻地激活图式并临时投射到靶域。这种基于转喻的源域成分激活和映射具有临时性和较强语境依赖性,其映射是在两个认知域之间临时建立的关联,涉及语用推理,因此属于隐义^[32]。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转喻是比隐喻更根本的思维机制,是隐喻的基础,这逐步成为认知语言学的共识^[33]。人们为了交际需要,首先激活转喻知识,然后在概念隐喻系统之外,在两个事物之间建立临时的投射关系,将激活的转喻知识动态投射到目标事物。因此,转喻知识是隐喻的潜势范围,二者的关系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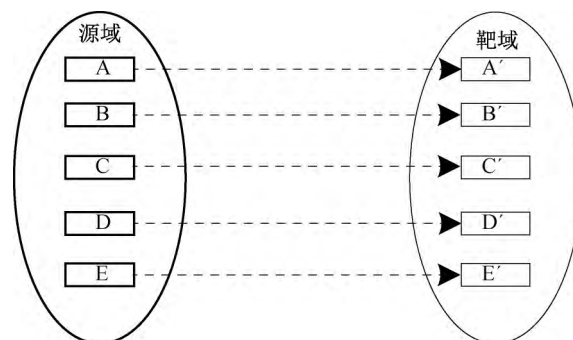


图5 转喻表征和隐喻潜势

图5中粗线表示常规化的知识,虚线表示转喻可以成为潜在的隐喻,即这种潜在性和临时性用虚线表示。

接下来将论证:基于图式的转喻激活和隐喻的临时搭建以及语用推理的参与,是隐喻隐义产生的机理。

2. 隐义层面交互主观的目标:言不尽意的“意象”、“情感”和“亲和”

关联理论认为,在听到隐喻话语后,受喻者会在显义的基础上,结合认知语境假设进行语用推理,获得隐义^{[25]54-64}。根据隐义的不确定性程度,可分为强隐义和弱隐义。前者指的是交际者意欲传递一个相对明确的隐含义,受话人由该意义推导出的说话人意图强烈显现。这种交际被称为“强交际”(Strong communication)^{[25]60},传达强隐义。与此相反,交际者心中有一系列模糊的隐含义,构成了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听话人从该范围中的任何具体含义

推导出的说话人意图都相对较弱。这种交际被称为“弱交际”(Weaker forms of communication)^{[25]60},传递一系列弱隐义。隐喻在隐义层面交互主观性的目标有:“以形喻理”、“以奇悟人”和“以情动人”,下文将依次分析这三个目标。

(1)刻意性隐喻隐义的言不尽意与意象

论辩说理能够充分体现隐喻的言不尽意。论辩的成败不在于气势上压倒别人,而在于把道理说清楚,深入浅出、以理服人。隐喻能在说理时,用具体的意象比喻抽象的道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让语言充满令人折服的理性和智慧。例如,

例6 “怀疑在思想之间犹如蝙蝠在众鸟中间,总是在半阴半暗之中飞舞。”(《论文集》——培根)

在这里“怀疑”是一种抽象态度,而“蝙蝠”是一种动物。我们的概念系统没有现成的“怀疑是蝙蝠”这样的概念隐喻。该刻意性隐喻是在两个概念之间临时建立的关联,其理解需要依靠蝙蝠的图式知识和语用推理,以“整体激活部分”的概念转喻机制提取蝙蝠的意象和特征并投射到靶域“怀疑”上。

根据认知语境中的百科知识,蝙蝠是哺乳动物,不属于鸟类,又在黑暗中飞行,由此可以推断这句话的隐义有:

- a. 怀疑是蝙蝠,经常出现在黑暗中;
- b. 怀疑在各类思想之中格格不入;
- c. 怀疑在各类思想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 d. 人们总是不敢大胆怀疑某种思想;
- e. 人们应该具有怀疑精神。

根据现场语境,听话人会排除 a;根据蝙蝠不是鸟类这一特征,可能会推断出 b 和 c;再由蝙蝠在夜间飞行,可以推断出 d 和 e。可见,语境不同,转喻动态激活的图式也不同,受喻者可以推理出不同的隐义,施喻者将深奥的哲理浓缩在一个形象生动的隐喻之中,引发人们对于是否应该具有怀疑精神的深刻思考。

再如,莎士比亚在《麦克白》的一段独白中把生命喻为蜡烛。生命之所以像蜡烛,在于生命存在时,便发光产生能量;在于生命会越来越短,一去不复返;在于就算熄灭了,还可以用希望的光重新点燃,读者的想象还可以扩及其他情景,如奉献自己、温暖别人等等。无论如何,麦克白把人生简练地比喻为一只短小的蜡烛,暗示了某些真理,如果用直陈的语言,就得几十个字。这一隐喻基于图式和转喻,化抽象为具体意象,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加强了感情的深度,体现了作者和读者之间基于共享知识传

递新知识的交互主观性原理。

(2)刻意性隐喻隐义的言不尽意与情感

之所以隐喻是情感的需要,首先是因为它本质倾向于在不同感觉、经验和认识领域中发现相似之处,隐喻者由此会产生“似曾相识”的心态,而心灵在观察熟悉的对象时往往会因“轻车熟路”而感到松弛自在^[34]。换言之,隐喻是激活情感的一种工具。例如,

例7 “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象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童言无忌》——张爱玲)

乍一看,似乎童年时光的温暖和迟快与否和晒着阳光的老棉鞋并没有多大的联系,读者要寻找作者想要表达的隐含意义,就必须进一步进行分析。首先,根据转喻图式,读者看到“老棉鞋”可能会想到冬天,冬日里的阳光是温暖的,而且“粉红绒里子”的暖色调也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这一点;其次,如果“老棉鞋”承载的传统文化知识能够得到激活,读者就能深层次地理解这句话。在那个年代,这种老棉鞋通常是妈妈一针一线纯手工制作的,体现了妈妈对孩子的爱;因为是手工的,没有机械化生产快,所以是缓慢的。因此这句话可以包含以下这些隐义:

- a. 童年时光像冬日里慵懒的阳光一样,很温暖;
- b. 童年时穿着妈妈做的老棉鞋很温暖;
- c. 童年时的生活节奏很慢,但是很温暖。

读者就这样在作者新构建的隐喻中推测并体会着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与其产生共鸣。

可见,即便是新奇的诗歌隐喻,其源域事物依然是人们熟知的。诗歌隐喻的新奇主要体现在两个认知域之间的关联具有创新性。正是因为临时建立的关联突破了常规,再加上多数诗歌发生的语境较不明显,因此诗歌的意义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诗歌的这种言不尽意恰恰是作者要传递的交际意图。这些不确定意义的推导依然依赖源域图式和转喻激活,体现新旧知识的交互主观性。

(3)刻意性隐喻隐义的言不尽意与亲和

隐喻具有化异为同的亲和功能。衡量一个隐喻是否恰当,取决于它是否能将听众读者引入相似的语境而引发共鸣^[35]。正是因为如此,隐喻也可以通过隐义层面的言不尽意实施劝说功能,这在广告层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广告创意者要用新奇的隐喻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同时要让受众产生共鸣,从而产生购买的意愿。广告隐喻的新奇性体现在选择新颖的源域来描述商品或服务,产生能引起共鸣的隐喻,

因此其选择的源域往往是受众所熟知和具有亲和感的事物。例如，

例8 “在美国也有一座看不见的万里长城。”
(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

人们的常规隐喻系统没有“保险公司是长城”这样的概念隐喻，因此该广告是临时构建的新奇隐喻，对其理解需要受众激活有关长城的图式：中国的万里长城享誉世界，在中华民族抵御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保护关内人民的重要作用，具有“牢不可摧”的意象。如果受众运用转喻思维，不单单将保险公司看作是长城，还能做出“保险公司的能力坚不可摧”“保险公司能够保障人们的利益和安全”等推断，那么该广告话语就可达到宣传效果，即让受众相信保险公司能够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再如，

例9 “如果睡眠是8小时旅程，为何不坐头等舱？”(Aristocrat 床垫)

此广告首先将睡眠比喻成旅程，构建了一个新奇隐喻；其次将床垫比喻为头等舱，头等舱环境舒适，也就意味着床垫的质量好，能给人带来很好的睡眠。受众通过对睡眠、旅程和头等舱的图式知识(即认知语境)的激活，可以得到以下一系列隐义：

- a. 如果旅程有8小时，可以选择坐头等舱；
- b. 想要在8小时的旅程中休息好，就要坐头等舱；
- c. 要想睡眠充足，就需要选择高质量的床垫；
- d. Aristocrat 床垫很舒适，可以提高人们的睡眠质量。

这一系列强弱不同的隐义的传达，是加工新奇隐喻启用转喻思维，付出额外认知努力而换来的认知效果。因为源域事物具有亲和力，受众可能会付出足够认知努力推导出这些隐义，该广告的认知效果得到最大化，让受众感知到产品的功效和亲切。

综上所述，在交互主观性这个统一平台上，CMT 和 DMT 分工不同：分别传递显义和隐义。以 Sperber 等^[25]为代表的经典关联理论认为隐喻属于隐义，而以 Carston 为代表的新关联理论^[36-38]认为隐喻属于显义。具体而言，从语言层面刻意性隐喻的认知机制来看，在概念隐喻系统内激活的双域投射是自动的无意识激活，因此是显义；在概念系统以外，源域的转喻激活和向靶域的投射是临时的，需要转喻思维和语用推理，因此产生的隐喻义是一种隐义。为了更加清楚地加以区分，笔者将图1和图3分别简化为图6和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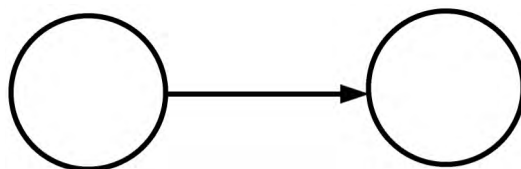


图6 概念隐喻系统双域投射的常规化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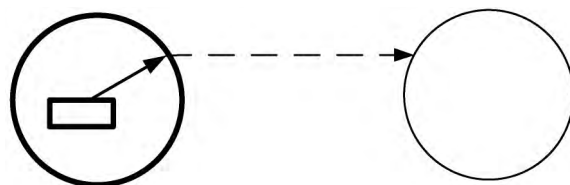


图7 图式知识的转喻激活与临时隐喻投射

四、结 论

DMT 和 CMT 都是当代隐喻理论，将两者联合才能更全面地解释隐喻的全貌。CMT 和 DMT 都以交互主观性这条根本认知交际规律为基础。以典型的刻意性隐喻为例进行分析发现，它们的理解基础离不开人们之间的共享知识，包括 CMT 的概念隐喻表征系统以及 DMT 的转喻激活和动态投射。交互主观性的引入为消解 DMT 和 CMT 的分歧提供了可能性：一部分刻意性隐喻离不开 CMT 所提出的共知概念系统，还有一部分纯 DMT 隐喻不受人们的常规隐喻系统管辖。但即便如此，这些隐喻的源域是共知的，需要启用转喻思维激活和根据相似性投射^[38]。后一部分可能转瞬即逝，淡出人们的视野，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沉淀下来，演变成常规概念隐喻系统，供此后直接激活启用。

在具体的语用交际层面，概念隐喻系统内的隐喻传递显义，概念系统外的隐喻传递隐义；从交际效果来看，无论是显义还是隐义层面，刻意性隐喻都展现出“言不尽意”的语用效果。正是这种效果解释了我们感觉优美的隐喻往往对言者“言有余”，而对听者则“意无穷”^[39]。基于 CMT 概念隐喻系统的刻意性隐喻重在说理，基于转喻临时构建的刻意性隐喻侧重追求某种语用效果，但是两者基于人们的共享知识，体现了交际层面的交互主观性。

参考文献：

- [1] Ortony A. Metaphor and Though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2] Cameron L. Confrontation or complementarity? Metaphor in language and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J].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7, 5(1): 107-135.

- [3] Charteris-Black J. Forensic deliberations on 'purposeful metaphor'[J]. *Metaphor and the Social World*, 2012, 2(1):1-21.
- [4] Steen G. The paradox of metaphor: Why we need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for metaphor[J]. *Metaphor and Symbol*, 2008, 23(4): 213-241.
- [5] Steen G J.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now new and improved! [J].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1, 9(1):26-64
- [6] Steen G. Deliberate metaphor affords conscious metaphorical cognition[J]. *Cognitive Semiotics*, 2009, 5(1-2): 179-197.
- [7] Steen G.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Basic assumptions, main tenets, urgent issues[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17, 14(1):1-24.
- [8] Steen G. Developing,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5(90): 67-72.
- [9] Gibbs R W. Are 'deliberate' metaphors really deliberate? A ques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J]. *Metaphor and the Social World*, 2011, 1(1): 26-52.
- [10] Gibbs R W. Does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have a futur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5(90): 73-76.
- [11] Gibbs R W. *Metaphor Wars: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Human Lif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12] Xu C, Zhang C, Wu Y. Enlarging the scope of metaphor studies[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16, 13(3): 439-447.
- [13] Hampe B. *Metaphor: Embodied Cognition and Discour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14] 孙毅,陈朗.蓄意隐喻理论的学术进路[J]. *现代外语*, 2017, 40(5): 715-724.
- [15] 孙亚,钱玉彬,马婷.国外隐喻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 *现代外语*, 2017, 40(5): 695-704.
- [16] 王寅. *认知语言学*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17]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8] Lakoff G,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67-72.
- [19] Goatly A.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s*[M]. London: Routledge, 1997:45.
- [20] 范振强.论隐喻理论构建的参照维度及连续统:以“A is B”型隐喻为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3):78-89.
- [21] 莫嘉琳.向死而生的隐喻:隐喻性终结后的叙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82.
- [22] Verhagen A.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3] Handl S. Selling and buying, killing and wounding: (Un) conventional metaphors from two different semantic fields[C]//Gola E, Ervas F. *Metaphor and Communic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 [24] 范振强.具身认知视域下转喻的动态构建机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52.
- [25]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 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95.
- [26] Blakemore D. *Understanding Utterance* [M].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2:157-158.
- [27] Ibáñez R D M, Hernández L P. Cognitive operations and pragmatic implication [C]// Panther K U, Thornburg L L.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23-49.
- [28]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61-65.
- [29] Kövecses Z. *Where Metaphors Come Fro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10.
- [30] 游晓玲.谈关联理论对隐喻的阐释力:诗歌《如果》中隐喻的认知语用分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0, 31(10):172-174.
- [31] 周红辉,周昌乐.论认知语境动态建构中的隐喻和转喻思维模式[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5(6): 152-153.
- [32] 范振强.关联理论视域下的显义和隐义研究:问题与展望[J].*外语教学*, 2015(1): 33-37.
- [33] 魏在江.转喻模因的体验性认知基础[J].*外语学刊*, 2015(6): 39-44.
- [34] 休谟. *人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392.
- [35] 李春艳,徐海英.文学视野下的隐喻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41.
- [36] Carston R. Lexical pragmatics, ad hoc concepts and metaphor: A Relevance Theory perspective[J]. *It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10, 22(1): 173-182.
- [37] Tendahl M. *A Hybrid Theory of Metaphor: Relevance Theor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38] 范振强,郭雅欣.概念隐喻新类型中的认知机制探讨:共现性还是相似性[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18(5): 32-42.
- [39] 范振强.关联理论视域下隐喻的感受意:兼论心智哲学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5):8-13.

(责任编辑:韩 玮)